

“说吧,少年!”

——第三届浙江省中小学生作文大赛掠影



编者按:

文字是心灵的翅膀,承载着少年的梦想与时代的回响。在“说吧,少年!”的舞台上,我们见证了无数娴熟而炽热的笔触,如春芽破土,以真诚的思考丈量着世界。

近日,由浙江省教育宣传中心主办,小学生时代编辑部、中学生天地编辑部承办,以“说吧,少年!”为主题的第三届浙江省中小学生作文大赛圆满结束。本次大赛作为浙江省教育厅公布的进入中小学校的全省性竞赛项目之一,得到了全省各地教育局、中小

学校的大力支持,有来自2100多所中小学校的20余万名学生参与。

在这些作品里,有对故乡风物的深情凝视,有对成长烦恼的勇敢剖析,更有对家国未来的清澈向往。字里行间跃动着浙江大地上的少年意气,那是薪火相传的“浙江精神”在新时代的生动注脚。

经过专家评审团严格的初评、复评和终评,最终评选出各组别奖项如下:

小学组共评出特等奖10篇、一等奖100篇、二等奖200篇、三等奖400篇、优秀奖3910篇;初中组

共评出特等奖10篇、一等奖50篇、二等奖100篇、三等奖200篇、优秀奖757篇;高中组共评出特等奖10篇、一等奖50篇、二等奖100篇、三等奖200篇、优秀奖402篇;同时,共有102个单位荣获优秀组织奖。

写作不仅是语言的舞蹈,更是思想的扎根。当学生们以笔为舟,在生活的河流中采撷浪花,他们的观察力、感知力和创造力便悄然生长。我们珍视每一份稚拙却真挚的表达,因为那是灵魂向世界伸出的枝丫,终将繁茂成荫。

愿这场文学的盛宴,继续点燃更多少年心中的光。

精彩片段



榕有语焉

□平阳县万全综合高级中学 杨佳禾

被撕碎的叶影,斑驳成满地的琉璃,枝叶摇曳,一树淡淡圆圆轻轻的光晕。

我是一棵实在算不上好看的榕树,横亘在别人家正正的门口,我树龄几十载,在树里不过少年,但我那歪斜的树干伸出无数横七竖八又不得章法的枝,稀落挂下满头僵硬的叶,间或蹭上人家二楼的窗子,霍霍一窗台的狼藉。是从那早已被雨水冲刷到斑驳不堪的泥土中突出长须的生命,因而连根部都狼狽。

泡桐树下的秘密

□金华市北苑小学 楼格

我们学校操场的角落有棵高大的泡桐树,每年春日,枝头缀满了淡紫色的花簇,像一串风铃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温柔极了。可今年开学时,树枝上突然挂了个银色小喇叭,树干还嵌着块电子屏,上面闪着一行字:“我是AI树洞,欢迎来聊天!”

周一的晨会上,校长笑眯眯地说:“这是学校新建的‘心灵树洞’,你们说什么它都会回答哦!”我们班最调皮的小孔第一个冲过去大喊:“我要吃冰淇淋!”树洞立刻用卡通音说:“检测到贪吃鬼一只!温馨提示,小卖部第二节课后才营业!”全校都笑翻了。

童年·花园·蒲公英

□宁波市江北区费市小学 王睿泽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如白驹过隙。某个周末,妈妈请人来清理后院。当我放学回家时,眼前的景象让我心如刀绞——大人们正忙着将瓷砖一块块搬走,我的秘密花园在他们的铲子下一点点消失。我焦急万分,飞奔过去,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蚂蚁们四处逃散,蜗牛先生也不见了踪影。那一刻,我的心仿佛被撕裂开来,疼痛难忍。最终,我只来得及救下那株珍贵的蒲公英,它成了我唯一的精神寄托。

寻“我”启事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李名诗

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世说新语·品藻》

曾经不谙世事的我,在法律的判决下选择了父亲,又在父母的要求中无措地徘徊。十年灵魂的拉扯,本该沐浴在阳光下的我,变得越来越偏执,甚至在学校中,我也渐渐屏蔽了所有的善意,浑浑噩噩地上着一堂课,潦草地应付着每一次作业,并且自认为,即便如此,我也能够比别人做得好。我无数次问自己,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究竟想要做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是璀璨华丽的炽热人生,还是千篇一律的平淡生活?是安静平凡的小镇,还是繁荣发达的一线城市?是被大众的期待认可,还是被自我的内心认同?

于是,女孩在宇宙中张贴了一张《寻“我”启事》。

一直走到起点

□常山县第一中学 俞科扬

大巴上冷冷清清。现在的潮流是全息游世界,线下的旅游产业萧条,光景惨淡。

我径直走到大巴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开始听歌。离我最近的一位老人,手上抱着一本书,一本纸质精装诗集。现在也很少有人读纸质书了。我的有线耳机、他的纸质诗集,都是已经被时代淘汰的东西。人机接口可以让人掌握AI的数据库,不用苦读也能学富五车,不用过程也可以有结果。

幸而,我一直保持着读纸质书的习惯,说是对知识的敬畏和尊重也许太过夸张,但我确实因为这本诗集,对这位老人生出亲切的感觉。也许我们是一种人。

藏在榆木箱里的春天

□临海市桃渚镇晓村小学西校区 严伊欣

“咔嚓——”

老式铜锁弹开的瞬间,一股混合着樟脑、旧书和干桂花的味道扑面而来。我跪在外婆卧室的地板上,小心翼翼掀开那只暗红色的榆木箱。箱盖上斑驳的朱漆像是被岁月啃过的糖霜,缝隙里还卡着半片枯黄的桂花叶——这是外婆的“百宝箱”,也是我童年最神秘的乐园。

“小祖宗!怎么又乱翻!”外婆的脚步声嗒嗒地从走廊

传来。外婆的头发虽掺了银丝,但她总用木簪盘得一丝不苟,走起路来比我还利索。我慌忙把刚掏出的铁皮青蛙塞回去,却瞥见箱底露出一角褪色的红绸。那绸子像条狡猾的小蛇,轻轻一扯,竟拽出本封面泛黄的相册。第一页贴着张泛黄的照片:扎麻花辫的少女站在油菜花田里,怀里抱着一只缺耳朵的布偶兔。

“这是……外婆?”我瞪圆了眼睛。原来那个不许我用烘干机、整天修修补补的“怪脾气”老人,也曾是个眼睛亮晶晶的姑娘。

英雄

□新昌县实验中学 俞铭薇

我终于了解到,当时村中的青壮年多去参军了,仅剩老人、小孩和一些女学生。正是这些女学生,在自己与家人陷入危险时拿起家中的铁锄长刀挺身而出,为身边人谋那几分生机。在我眼中,这些字不知不觉间随灯光向四周空气蔓延,视线模糊,脸上也被泪糊满,嘴角是咸涩的。在最后一段字中,我知道了那些女学生的结局,她们最后与敌人扭打在一起,共同卷入河中,死的死,伤的伤,多数还是因为救治不及时而牺牲,仅有几个人生还。“奶奶?”我看到人员名单,震惊涌上心头。

这才是那故事的原貌,害怕顿时被驱散。我看向树影斑驳的窗外,几株蜡梅盛着光像火苗子一样在夜空中燃烧着。

我原本以为只会出现在书本上的英雄竟然就在我身边,在文字中告诉我她们的故事。在家国有难时挺身而出,在国泰民安时便退居幕后,和这几株蜡梅一样隐了功名,徒留阵阵悠远的芬芳。

茧·蝶

□嘉兴国际商务区实验中学 梁诗琪

蝴蝶的轨迹或许并不固定,但我按部就班地生活着。踏入初中大门后,似乎没什么大的变化,无非是新增了一门科目、每天的晨跑,以及失控奔跑的时间。如白驹过隙般的时间,让我感到失去了童年的快乐,我好像又掉入了那个刚摆脱的茧。向窗外望去,眼前不再是无垠的田野,也不再有玩闹的我们,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高楼、川流不息的道路、城市繁华的气息,渐渐盖过我记忆中无虑的生活。我怀念童年的梦,梦中我欢快地在田野中穿梭,晚风温柔地拂过我的脸颊,田野那头是我魂牵梦萦的小村庄。

朱婧(青年作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少年们扎根在浙江这片兼具历史底蕴与创新活力的土地,作品既承袭江南烟波浩渺的来时路,又展现出与黑科技共生共长的新面貌。在“浙”里,江南风物、人情和吴侬软语自然地流淌其间,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与主情尚文的诗意传统历历可见,少年们笔下的故乡不是生硬符号的堆叠,而是滋养他们文字灵魂的母体。在“浙”里,人工智能时代的光怪陆离给予少年们新的创作视角,他们在历史纵深与未来想象中探讨文明之道,既有对技术浪潮的理性审视,又不失对人文精神的深情守望。

李晓晴(青年作家,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

令我诧异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作文已经具有较高的文学性,这尤其展现在特等奖作品中。他们能够卓有成效地将内心生活加以文学化的表现,从语言流畅自然的程度,可以看出反复打磨的努力。这种对语言的锻炼将使他们在未来与人交流时受益。

但我也注意到,一些参赛作品风格过于雕琢,陷入了一种“苦吟”。语言的“准确”不等于“精细”,正如食材本味未必寡淡。在体悟生活时,我们可以再慢一点、细致一点;在观照内心的同时,别忘记打开窗户,让生活更鲜活地走进来。

评委寄语



郑重(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

学生们的文章普遍呈现出超越其年龄阶段的思想深度、情感温度和人文厚度,让人感受到新一代少年的锐气、才气和志气。

孙昌建(作家,资深媒体出版人):

本次大赛允许并鼓励奇思妙想,少了一点“标准答案”,多了一点“不标准答案”。给我们的启示是:作文教学一方面要给学生打好语文基础,另一方面要不断突破条条框框。唯有如此,学生才能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字。

吕瑜洁(作家,多部亲子书信集作者):

本次大赛作文总体质量很高,有几个特点:一是想象力丰富,多名学生写未来、宇宙、人工智能等话题,想象合情合理,富有童趣;二是感情细腻,多名学生写祖辈、父母的故事,可以看出是真实经历,感情真挚饱满;三是文笔优美,多名学生文字表达很见功力。

郭梅(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学生们比较擅长的题材是生活中经常接触的,如乡情、乡俗、亲情等,行文中更能融入自己的真情实感,更能用精彩的修辞和描写来表达。人工智能虽是社会发展大势所趋,但出现在学生生活中的时间毕竟不长。选择这个题材的学生是勇敢者,他们迎难而上,但最后成文效果弱了一些。

朱昌元(浙江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部主任):

天地人怀,“说”出多彩生活。由于少了些考场写作限制因素和功利考量,多了些亲切引导和拓展,参赛作文题材显得十分广泛:有抒写少年心曲,有反映凡人琐事;有摹写江南风光,有描画风土人情;有称扬民间艺术,有展望未来图景……展现了学生们细腻的观察、敏锐的感觉和开阔的视野。

少年心事,“说”出真实自己。从少年到青年,在成长路途中,有收获的喜悦,有挫败的苦痛,有青春的青涩,有成长的迷茫,有爱情的懵懂,还有做错事、说错话的愧疚……多数参赛作品卸下“面具”,素面朝天,袒露心声,写生活,写自己,写内心,写出“我”与世界相交、相识、相融,抑或是相互袒露、相互撞击的真实历程和独特感受。

随势赋形,“说”出多样话语。纪实性、意识流、日记体、蒙太奇……表达形式和手法丰富多样,不少文章语言有弹性,有张力,有情感,从中可以感受到当代少年的锐气和才情,感受到那种少有拘谨、勇于尝试的清新和豪迈。



毛芦芦(儿童文学作家):

在这个被算法和流量主宰的时代,“说吧,少年!”主题犹如一泓清泉,唤醒了文字最本真的力量——表达与存在。翻阅参赛作品时,我看到的不是精巧的修辞,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一颗颗心灵通过语言寻找自我位置的勇敢尝试。

我建议从三个维度突破写作教学:首先,培养学生的“细节捕捉力”,鼓励学生建立自己的“感官档案库”,记录那些转瞬即逝的嗅觉、触觉记忆;其次,开发“隐喻思维”,通过“云朵像什么”“孤独是什么颜色”等练习,打通具象与抽象的神经通路;最后,最重要的是守护“表达勇气”,写出真我。

要让学生明白,写作不是为了取悦评委,而是证明自己存在的方式。正如诗人佩索阿所说:“文学是证明我灵魂存在的唯一方式。”

陈智峰(温州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学生们在创作中都展现出自己对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社会、现实与科幻的多元化思考,尤其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展现了学生们独特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虽然部分学生的作品仍然聚焦于个人情绪的宣泄与表达,但是整体而言,本次大赛所提交的作品将个人成长历程与地域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等方面紧密交织结合,充分实现了以自身成长体验为基础的个性化书写。

